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都官集卷一二

詳校官編修臣馬啟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提要

都官集十四卷　　別集類二　宋

臣等謹案都官集十四卷宋陳舜俞撰舜俞有廬山記已著録其集乃舜俞殁後其壻周開祖所編凡三十卷蔣之奇為之序慶元中其曾孫杞以黴猷閣待制知慶元府復刋板四明名之曰都官集樓鑰為後序原本久佚

惟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多檢核排比可得什之六七謹以類編次益以厲鶚宋詩紀事沈季友檇李詩繫所録詩七首釐為文十一卷詩三卷舜俞少學於胡瑗長師歐陽修两友司馬光蘇軾等毅然有經世志所進萬言策自比於賈生及貶死後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事而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今觀其詩大半爲謫後所作氣格疎散皆自抒胸臆之言文則論時政者居多大抵剴直敷陳通達事體而三上英宗書及諫青苗一疏指摘利獘尤爲深切著明雖不究其用而氣節經濟均可於是見一斑矣案宋史舜俞傳附於張問篇末叙述官履甚畧今考集中自言爲天台從事十五年中再官天台四明二州其上唐州知郡啟注云時宰南陽又韓

琦有答陳舜俞推官詩司馬光贈詩亦云他日蒼生望非徒澤壽春本集序云以光禄丞簽書壽州判官凡此皆傳所未及又陳杞跋集後稱曾祖都官陳振孫書録解題亦云都官員外郎集名實取于此而本傳乃云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諸史之中宋史最為紕漏此亦一證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為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禄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

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秘辞嘰英咀華攟秀裒芳日有所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為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閒脩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微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

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談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禹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畢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為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為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

為不若說以仁義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閒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

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為高第以名稱於輩流聞已而自立卓然如此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脩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為之則不為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奉對於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

為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壻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為三十卷屬余為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為第一於知奬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略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
曽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
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
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稚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
為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
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禹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
畢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
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

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鋭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戲

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名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

子訴寃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删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都官集卷一

宋　陳舜俞　撰

策

太平有為策

臣恭以江湖畎畝以不忘國家之義為忠睿王哲后以不廢芻蕘之言為聖使上聖有日月之明下忠懐金石之固而能相遇於一時實乎千載謂之難得臣嘗竊自賀讀書學古有知於世而生逢陛下聖神從諫弗咈得

不勉盡草茅之愚歷道經濟之術仰輔陛下盛德鴻名之萬一而無失一時之遇乎臣伏以有人於此苟謂陛下可以垂拱奧處高視穆清為無可為之化者此必佞臣妾婦苟悅於上不明王業之難也不然有欲怠陛下好治之心將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也以臣仰觀清光焦懐萬幾日肝不食委職羣下聞善若驚巍巍乎真欲治之主也然而撫御神化三十餘年天下之獄未聞幾措公私之積常若不足選賢任能或患不充其舉循名責

實未聞休烈有人麒麟不游頌聲不作何也臣嘗究思之熟矣生財有大蠹耗而未除赤子有大瘡痏而未愈風俗有大教化而未被國家有大基本而未建朝廷有大制度而未立蠹耗不除而望家給人足不可得也瘡痏未愈而望刑清姦改不可得也教化未被而望習俗純美不可得也基本未建而望禮樂明備不可得也制度未立而望政事宣昭不可得也方今四海晏然兵革不作由陛下仁孝容蓋不殺不辜雖然維持安寧終有

懋德臣故知非陛下無可為之時也為今策者莫若謹
利用以節蠹耗故生財可得而豐也臣謹為陛下作利
用五篇弭㝵克而息瘡痏故赤子可得而安也臣謹為
陛下作厚生五篇敦朴質以美教化故風俗可得而厚
也臣謹為陛下作敦化五篇崇德義以固基本故國家
可得而長久也臣謹為陛下作崇德五篇明職業以立
制度故朝廷可得而理也臣謹為陛下作經制五篇臣
以謂利用豐然後民生可厚民生厚然後王化可敦此

三者安乎下也內則固長久之業明政事之紀此二者修乎上也上修則下安下安則上修太平有為如斯而已臣謹總而名之曰太平有為策二十五篇昔漢文帝之時天下可謂治矣河南賈生曉達國論猶謂有可涕哭者三長太息者六臣愚惓惓不異於是矣

利用一

天下利器也凡上之所以操持而制使之者必先明其用善用其器則久而不敝日富於內而外無敢侮屠牛

坦一日解十二牛而芒刃如發鉶無他善用其刃也禹湯用天下而王桀紂用天下而亡桓文用國而霸齊襄晉昭用國而削國均用均而治亂存亡異者善不善之致也故用天下於道德仁義者王用天下於法度械數者霸用天下於戰勝富足者彊不善用者反此以詐偽文飾為道德以姑息回容為仁義如是者削以維持茍且為法度以逶迤苛撓為械數如是者亂以窮兵黷武為戰勝以聚斂掊克為富足如是者亡夫用天下國家

者莫不願為堯舜禹湯之隆然而不能所制之術殊也猶操刀者莫不願割而不若屠丁由不善其理也天下之仁以恩為用可以無恩恩則侈天下之禮以文為用可以無文文則驕天下之財以養為用可以無養養則費天下之刑以恕為用可以無恕恕則賊孔子曰過猶不及是也是故知推恩足以保天下以至小人朶頤噞喁而無有屬厭是用過乎恩矣知盡禮可以華邦國以至殫極侈靡糜金糞帛而無節是用過乎禮矣知養人

可以為國以至蒙麇之人蜂合蟻聚者不可勝數是用過乎養矣知公恕可以逭罪以至幸人縱欲貪冒而無恥是用過乎恕矣此四者為國之大蠹天下之甚病也夫用天下國家而不免於蠹且病猶主器而不知愛曰操使之以取不折則缺之道或者不為也天下之用有三一曰正二曰權三曰蠹正者天下之大義也禹湯文武其行已也儉其為禮也稱其養人也有節故其取民也有數而國與民皆足故曰天下之大義也權者天下

之大變管夷吾相齊而諸侯服商鞅制秦而六國傾武帝廣漢而匈奴屈然而兵宿於野國不貴粟吏勤於事官不愛廩國家少安而民亦危矣故曰天下之大變也蠹者天下之大殘晉宋隋唐之君吏無所事而禄者衆兵不足戰而養者不可計使命交於中國而其求無厭天下之力日以屈而民不堪命矣故曰天下之大殘也非利用之道也夫為天下國家者必先利其用利用然後財可豐財豐然後民可富民富然後教可行教行然

後天下可安且久故曰爲天下國家必先利其用嗚呼
儆者百世之共患也禹湯文武以知古之明爲今之察
故能善利其用而王道成後之視禹湯文武之治可知
也求晉宋隋唐之亂亦可知也然而不能自反其亦不
利乎用而已

利用二

天下之養斯有天下之用一國之養斯有一國之用天
地養萬物天子諸侯養人卿大夫養士士庶人自養凡

所謂養者皆有分也夫分者必以衆養寡以有餘養不足然後恩足而義不廢用日裕而財不竭故以士庶人而養士則其財貧以卿大夫而養人則其禄匱以天子諸侯而養萬物則其功不足故為天下國家不可不知分苟為無分塗人之毀瓦畫墁皆可以衣食於上亂之道也故天子諸侯養人之道爵以褒德而不踰禄以食功而不浮人之所以求養於上者大德進則望大禄小功入則望小利翼翼然皆有屬厭自足之色也由分素

明養素著也三代之行既滅秦漢晉宋齊魏梁隋唐之君其取人也雜其養人也濫胥徒卒伍百工技藝之比皆獲養於上而人之責上之養不求有功皆自待以義嗚呼宜後世作者未之有改也然嘗求古之養視今之人抑有甚者古者取士之法莫詳於周自七歲入學至三十其論考之自比年至九年其主者自卿大夫至於大司徒樂正以達於天子夫士之至是亦可以賢矣然且任官而後爵位定而後祿豈若今旅天下之士求一

日無用之空文任有司好惡之進退當時不復詢其材終身無所甄其能遂置爵糜禄分職授政而至於富貴哉古者大夫不世爵王旌其有勲勞然後世禄且非一卿大夫而羣子弟皆見世禄也豈若今一人委佩一門緌帶連裾踵舄躋臺入閤彬彬然其盛哉古者吏執乎役其獲養於國不過餼廩稱事失道之世猶責其明經或曠年而少進豈若今魚聯鴈序僥倖百出之有哉噫官之冗今也可謂甚矣由朝廷達於郡縣舉班行至於

選部無慮二萬計天下定員自宰相至於下執事乃七
八千數是人無所事獲養於上者嘗三之二一歳之俸
其率百萬加粟與帛寧五十萬而足賦民户出粟三石
帛二匹蓋十萬户之耕織斂而發之官食人者案此句當有脱
誤然後食粟而衣帛耳由是言之以天地養物猶恐不
贍以人養人奚其用之不屈哉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靡
聲律記誦之進為賢能之舉說具下篇公卿大夫之世禄必
有功勞而後及其嫡百司之吏皆優餼廩以報勞而不

階於仕天下之凡獲養於上者皆須有功然後上之養下也力有餘下之責上也亦易足利用之道莫先於此

利用三

若曰今夫天下求養於上之兵百倍於仕惰而不以戰者太半而為國論先其寡而後其衆可乎臣對曰兵之冗甚矣然用之不節於上者無以制於下法之不始於內則不可動於外士節於國官材於位紀律明職業循夫所謂兵者猶伯樂之廐駑駘不能害吾羣匠石之木

輪困可以備其用奚冗之患哉今天下之兵無慮百萬
其獲養於縣官之差千餘等歲率五萬錢養一兵天下
之養歲常糜億萬可勝計哉此用之必屈財之必匱養
人之弊亦已甚乎古之兵自養而君教之戰秦漢之兵
君養之而君教之今之兵既患殫天下之財養之不足
施於戰勝固非有强勇敢死之義由無教也嘗考天下
之兵雜然無統騎者不足馳騁徒規芻粟之利步者不
知坐作況問戰陣之事强者必驕肆而飽於恩賞失其

欲則多怨弱者力不足雖凍餒莩死之不能逃是以觀今之宜知養之不可已不如教之教之不可已不如材其官而統之統而教之則如制四體心動則臂運臂運則指屈如調五聲命宫則宫鳴命角則角應周官司馬之法不可得而復矣亦有隋唐之制焉比而離之以為十六衛統之以帥副之以將教之習之說具下篇然則前此者苦窳之兵可得而犀利也腐穿之革可得而堅完也恩信固已相保也號令嘗已相聞也由是使人人有勇

有義可以戰可以守强國備寇之道其在此乎曰養之之道其不可講乎曰三代之所以自養者廬井之民是也漢之兵猶有自養者趙充國浩亹之田是也魏武之屯則在許下鄧艾之屯不遠陳蔡羊祜之富襄陽杜元凱之實荆州荀羨之耕石鼈隋開皇之田朔方布在方冊其炤可鑒況今逃徙不毛之地不為無有又朝廷加號名田之法（說具下篇）均之民而有餘則皆可使耕而自養也亦在得人而已

利用四

中國之財每患屈於歳幣自秦漢已來未有能改也然天生財以奉天下之正用用之有以愛養乎天下者正也用之有以威强乎天下者亦正也漢武憤於用兵夷狄雖屈而漢已耗生民毒以無聊用之失也五代之亂事之以厚幣力有時而屈而求者未有厭在乎我者固未有以備之不顧患而動失又甚矣是亦亡耳故善為用者行乎寡之用必思有時而不免乎汰行乎汰之用

必求有時而爲之寡愳乎汰之用者故實倉廪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汰是以費未至而巳蓄害未生而有謀此三代之治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求乎寡之用者亦實倉廪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寡是以力足而心休智至而功立太王之事獯鬻勾踐之事吳是也天下有三貴民爲上土次之財次之有民斯有土矣有土斯有財矣先王無益於民未嘗貴土無保於土未嘗貴財斥地千里勞民以戰不謂之病

為民故也用師十萬日費千金不謂之屈為土故也明王挾三貴以臨天下故民安於土土生於財財養於民其次亡一而得二或亡二而得一財可亡也土次之民不可棄也三者俱亡其國非其國也況可言用之利乎今夫亡幽薊之民久矣亡幽薊之土亦久矣既不能貴又賤吾財非利用也得其民得其土亡吾財猶難之奈何不得又失之且五十萬之財吾民之食且衣者也吾土之生且殖者也歲取之與之亦將有時而屈求者固

未嘗有厥復不思所以有時而寡之之道豈利用之義乎為國慮者亦可怪也然則奈何其亦實倉廪治甲兵育材養士以待乎時而已矣說具下篇

利用五

今夫為朝廷言利用者必以摘山煑海云也夫利者以利言也為之而不見其利非良策也若曰惡是何言也茶之筭數歲無慮若干鹽之泉歲無慮若干軍國之餉饋仰焉謂之不利可乎曰有以知其非利也貫道也請

以賈喻東市之賈美必求百金之利市之人不過再鬻之三鬻之而已西市之賈亦美而求五十金之利故一國之人皆鬻焉然則利百金者利乎利五十金者利乎必曰五十金然而以百金而誚五十金知其為愚賈也凡為血氣心知之屬未有舍美賤而就貴惡也今國有摘山煑海之富而求為三十倍之赢具藏之府庫浸以朽惡乃下與小民為半倍之鬻者爭之此愚者猶知其不可也獨恃以操鞭扑之嚴張網罟之密區區之民無

能與我抗者奈何趨美賤而棄貴惡未易以刑戮拂其
性乎今天下茗鹽之價官得其一民得其九何則美賤
貴惡之理相絕也彼一者猶非其願直狃於鞭扑之下
籠於網罟之中而莫之能免也今夫為利言者指無慮
若干之入而謂不可弛是猶持百金而鬻五十金不知
一國之人皆為五十金之鬻也復不知天下之獄鞭笞
黥竄髡鉗之人歲嘗百千皆五十其利之人不然國人
之西走者也富天下之富子天下之子而下與之爭利

且不明法數之非是為之計者可謂得乎今有欲為利用豐財之事者必先弛茗榷輕鹽價弛其榷而征之輕其價而利之則猶變百金之利為五十金之利是使天下之民恱其美賤而免於刑戮皆東走而歸之也奚患夫利之不博邪或問弛之之術曰拔其禁而投之使山者自鬻鬻者自賈關市視而征之令夫漆絲布帛之利皆山也曽不曰榷如其征不亦可乎問輕之之術曰今夫海濵之民貪冒殊抵亦可謂艱矣然負而鬻者率取

官市之直五之一蓋亦足以贏耳如稱其民而平之民一而一民十而十使一國之人之於西者猶之於東也且有刑辟之畏則奚爲不市於我邪彼下之求贏者無所利亦將棄負販而趨南畝矣

都官集卷二

宋　陳舜俞　撰

策

厚生一

奈之何生民之窮乎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無所不賃於人匹夫匹婦男女耦耕力不百畝以樂歲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僅食其一不幸中歲則償且不贍矣明年耕則

稱息加焉後雖有豐獲取之無所贏而食矣率五年之耕必有一年之凶彼樂歲豐年猶不免盻盻若衣食之不足凶年求免于寒飢難矣為民上者取寒飢之民而教之禮義廉恥是猶起瘻者而責之走坐盲者而責之視不可得也古者人以里居田以井授雖有曠土號狐狸而植荆棘授人不過百畝先王尚然者知國有兼并之家則里有凍餒之民里有凍餒之民則塗有攘奪之暴善為政者必使强者不得而有餘弱者不至於不足

王道之始也秦逮其禍漢人不能救乃務躬耕籍田以粟為賞罰所以感厲天下之道是畫餅而餉飢飲水而望醉無益也然當時猶能免人田租不錮山澤公私之積不為甚廹末年師傅張禹占田四百頃富家是以謂之甚鄙以古較今田之無制未有若今為可哀痛也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夫大臣法而小臣廉古之道也故天下士大夫皇皇其田惟恐力不贍富家大姓孰從而制之哉今在上者獨怪其民爭奪之不

息孝弟之不篤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饑婦無不蠶而蠶者長寒一歲不穰流離滿道獨不知天下之民耕而自為者十無一二為人而耕者不可得而食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限名田議者猶謂百年之敝奪之必怨隱冒移徙抵欺生姦恩未徧民怨必兆亂矣臣謂不然今公卿大臣占田為甚矣夫欲有為必先降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大夫咸以餘田歸于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者固以有道德

忠義以信于上之人也樂與天子致天下于富足庶遜之人也鼎養世禄不待田而衣且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土致怨於上哉然則公卿大夫修法於朝則天下之民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連阡陌乎何公卿大夫有是舉耶當是時朝廷發以德音曉以王制期其年凶損有餘補不足臣謂可無罰一人使天下皆為有田之人因而教之勉之以厚其生王道成矣

厚生二

若曰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未嘗不貧土無不毛狐狸無所處而官不加賦何也曰名田之弊既已道于前矣夫名田不節而望民有餘力猶奪其餉而問其飽撥其本而待其華不可得也若曰限田足乎曰未也農不勤則穀不富本不厚則用不節百畝之家雖有豐年美衣鮮食不幸穀一不登無餘粟以食無餘布以衣至有鬻妻子而償稱債況求其為土著之戀耶是以聖王之於民也未嘗一日而無教故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纖悉無不教也古者鄉大夫鄉先生旦夕坐于里門而語之如此其至焉今夫官有勸農之名而無其實由朝廷尚名而不責實近民者以能嚴賦役給餉饋為材非所以厚生也今夫聖賢有為使流轉傭賃之人還于土著家有百畝之田為始然後在郡設勸農之官鄉為三老使歲時行教田里周知耕者之勤怠舉力田而奬之以布帛牛酒怠惰者

異其衣服以恥之制為加賦以罰之又教之以節用厚生凡曰巫覡之欺罔釋老之丐乞禁不使入于田里夫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養生送死而無憾禮義之化乃可舉也今夫人患土無不毛而官不加賦前此者黠姓大家質劑為姦占田綮百賦無一二貧者以苦瘠之畝荷數倍之輸歲既不給卒以貿易假名稱報逃徙故天下逃徙之田不稱其賦者多矣吏既數易簿領緣絕雖有智者不可考也使令限而均之且有勸農三老周

知之豈惟斯民安且富哉抑亦田賦相與日加闢矣

厚生三

古之吏惟恐民不安且富今之吏安則嫉之富則仇之人之性古今豈異哉制使之然也古之君子以政愛民今之君子以政强民愛民者以養民為賢强民者能害民為賢古者入人之國田疇良而薿薿兮桑柘猗而閑閑兮室廬改而櫛櫛兮市廛昌而融融兮其民安且易易兮其國令前後舒且朓朓兮君子曰政也不有養民

之道乎今則不然有語其國曰農者力耕以事其稅蠶者疾織以奉其賦里無改室畏其加役市無聚貨畏其加筭其民愿愿以服其使令前後促數而免罪君子曰政也不有害民之道乎嗚呼令之所善古之所謂賊夫人者也今之所以獲與于君子者古之所棄也然嘗求其源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使之者皆為其佚之道也天之財地之利民食其百君食其一取之者猶為不得已之道也故上之於民也惠下之奉上也易恩

久而愈浸附久而益堅天下國家嘗數百年而安寧者由其民弗叛也今用民之力無休年有司百執事之使令城郭溝洫之繕完宮廟游觀之興作關征賦率之定筭縣官布帛百物之供給庸挽一皆用民天之產地之生若挈其手而使之取若掩其口而命之食吏以能用其民為材不能用其民為不材能斂其財為智不能斂其財為不智千金之產一役而瓦散者有之百金之子一役而憂死者有之吏之目是民者曰非我也法也法

之狃是民者曰非義也時然也吁生民不見恩澤之浸如此安得久而不叛乎令夫聖賢有為必先取天下之甚大力役而去之且使斯民安于田里以膏以沐前此焉非不可也是不為也今天子一日坐法宮涣大號於郡縣曰吾民之有如是而役之者悉復之舟車之饋軍國之急一切責於公敢有故用者論如律其誰禦哉夫如是吏知上之所以養民也甚鋭人人行已如上之鋭雖有强忍亦末由也矣息民之急無尚於此

厚生四

今夫取民之財可謂悉矣一夫之耕穫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為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古之君子為天下國家也下其政必有以大結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能呼吾民潰且叛者是無他孺子而舍其父母安往哉故夏后五十而貢商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衣之食之之道也下至漢猶能弛山澤賦苑囿免其田租或三十而稅一後世語養民者必稽焉嗚呼以古視今天下之斂甚可惴也秦之民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足以亡秦矣今者田租力役口賦鹽鐵之利視古如何哉唐之民括商户僦債稅人間架筭除陌足以亂唐矣今者暴征之下幾希不籍室廬封其櫃窖而取之關市之稅孰不計其除陌而筭之哉然而天下晏然無事

以朝廷革五代之禍亂前此者嘗有以大結其心今此者天子仁孝不殺不辜天亦有以扶持而全安之雖然民已無聊矣不可不知也困之不已則怨集怨而不已則思不勝前代之患常必由之可不念哉故夫聖賢有為必先利其用利用則豐財豐財則賦可輕禁可弛矣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鹽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矣又朝廷就為科變之法一合之粟轉為釜一縷之布

直為尺有司重之以支移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緣為姦不可勝紀此民心所以益無聊也使利用之道大行國有餘蓄則可以閒發明詔免民年稅除其科變使生民餘一粟食得一帛衣知出上之賜豈不謳歌鼓舞如孺子之慕父母哉凍餒之時弟有甚者耳

厚生五

若曰關市何如曰征商不征民者周道也周制有司關市征廛之人斂其布入于泉府然則周之愛民可謂備

矣夫生財之道食之者寡生之者衆然後穀不可勝食
先王視其民之樂流徙而惡勞辱求其敦本抑末之道
故關則譏市則征征之所以勸農也先王征之猶患穀
不勝賈如弗征則南畝之民莫不相携而去矣先王之
征有旨哉今關市之征戾于古矣魚薪蜃蛤匹夫匹婦
之利皆征之富商大賈水有方舟陸有結駟千里閒行
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謂征民不征商也商可征也有
司不求通流之術以來之徒窮力命算驅使抵冒閒道

以走其利匹夫匹婦可養也有司掊剥之不間毫髮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蓋謂是乎今夫聖賢有爲必一新甲令罟細名而存大目有若山海之饒鰥寡孤獨取而利之者悉號令四達使有司不得欺罔掇取其利雖然霡霂之潤及于草木豈不各遂其生乎苟患不足亦在節之而已嗚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敦化一

甚矣民之無教也子不知其爲子者有矣弟不知其爲

弟者有矣臣不知其為臣者有矣朋友相為欺愚者有矣市井日以撟奪者有矣此五者非性也人生而莫不知愛其父長而莫不知敬其兄仕而莫不願忠于君游而莫不願信於朋友相生養而莫不願自足於衣食然而泯然失其本心者由爍于習俗陶于無教驅于不足久而莫之反也古之人提孩則保姆教之幼而鄉大夫鄉先生教之長而樂正大司徒又教之其自孩提至於老且死其耳聞皆孝弟忠信仁義之說也其目見皆孝

弟忠信仁義之習也先王以六者必待衣食足力有餘然後弗之叛故制為廬井以居之其稅十而取一又有山澤以利之通商旅以濟之家有餘財人有餘蓄水旱又從而賑之災患又從而恤之當是時也一不悦於父母不得于兄長不獲於君上不交于朋友不善于鄉人入於一國一國惡之入於一鄉一鄉棄之奚必待刑戮而後狃於教使耶故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蓋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嗚呼盛哉今之人自孩提至於老死者

上不為教勗之語以告之其生而知盡養其父母盡力於其凡畎然出于鄉人上且不為禮以興之浮屠老子既從而招之不惟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又為之興其能為浮屠老子之說去父母兄弟之道命之食其食服其衣又從而文色之位號之命父母兄弟以拜之命郡邑長官以復之是欲人不復為孝悌忠信之道耳其餘未及自棄于畎畝市井樂父母兄弟而歸者上必有道以苦之蠶則賦其帛耕則征其租纔有以安居則强之以

力役僅足以相生養則必從而調發之樂歲豐年盻盻焉固未嘗自裕凶年宜不免於流亡也嗚呼孝弟忠信之行亦幾乎息矣昔之君子之導民也雖不為近古猶恐民之皆棄於孝弟忠信也故閉閤思過者有之上書自劾者有之不曰三綱五常教之重乎今也三綱不舉五常不修民相與終身而去之或傲狠殘忍有梟亂之道焉語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蓋謂是也可不戒哉今夫聖賢有為必立學官擇賢師而使人生而幼有所受

教鄉取道德行誼之人為三老使主風化歲考孝弟優異之人以爵之其次月與之粟歲與之帛以奬厲之刺史縣令四時為鄉飲養老之禮以明之制為浮屠老子之力役奪其衣服之文位號之貴反其家使必拜其父母然後人人知在天地之間未出乎中國不得忘人倫絶孝弟庶乎其可也

敦化二

善為天下者不患乎無政患所以化不患民不從求為

可從也導民之路莫美于德義俗莫美于使君子知道小人不犯非禮上無德義之化而求天下之俗美猶撓其源而醜其波植曲表而望端景不可得也上好械數則民知械數可欺而詐出於器外上好刑名則民知刑名可逃而姦生於法之所不能及故械數刑名者非治民之道是率天下相與為偽也古者君子治小人小人受命于君子由上好德義以陶民君子者德義之府也後世君子小人交相治由上好刑名械數以範民刑名

械數者天下之公君子小人之所得而共也人各有所能以君子為稼穡則不若農夫以君子為斤斧則不若匠氏以君子審音聲則不若矇瞽以君子為械數刑名則不若小人能者制人不能者制於人嗚呼化莫甚於使小人而制君子也夫為法之敝始于敝小人而終於敝君子敝之始也小人無所措其手足敝之終也君子不能容乎一身噫君子者國之基也為國而無其基國其存乎詩曰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言世亂則法密而君子不樂其生也君子小人之分猶冠冕之於屨約几杖之於牀笫也以屨約而加冠冕以几杖而藉牀笫倒置莫甚矣易曰城復于隍此之謂也今刑名械數之立日不已罟獲陷穽滿于天下使民日相矛盾愚者日闇巧者日晦君子小人相與日入于穿窬之盜吁可嗟也今有悼天下之治者不明本末之異而患持循之未備又從而制之是繩縻而縛愈急紘危而柱益促未見手足之便琴瑟之和也奈之何將痺且

絶矣秦之民也叛漢之民也附秦之法也如秋霜漢之法也網漏呑舟之魚理勢可知也今夫聖賢有為必解其嬈示之以德義使智者無所逞賢者有以自裕天下為和平之俗而後王道可致也

敦化三

人若奔走而赴之者亦不以上有召號之道乎天下無事巖穴草茅之人相呼而起曰盍來仕乎雖然承平日久則願仕之人衆上固有以召號之則仕皆後義而先

利輕進而重退嗚呼今則甚矣大臣日進於朝朝取其一暮冀其二以千年萬嘗若不足由上之所以召號之者富而無憂貴而無責其進也榮其退也幸小人日進于官躁于為上不安于為下蔽于貴人不明其卑已由上之召號之者舉則得進不舉則不得進不肖者幸得於人智者恐其害已也士三歲一進於有司相摩以肩相踏以踵以百爭一不克自養由上所以召號之者擇之不考其行爵禄之不問其素或遽富貴之不待其有

功也風訛俗靡勢侔則爭力敵則奪怡於巧進恥於拙退可謂甚矣丘園無潔白之輝巖谷不聞玲瓏之音苟有之鄉人指之為愚朝廷不謂之高奈何欲其不奔走而來哉夫其舍約者其取大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言賢人君子必有優游高遠不為世俗之事者也今夫聖賢有為必使朝廷之上辭貴不辭賤表宁之內先事而後禄天下之士以進為退曰何修而至是邪曰天子以廉恥

總覈大臣使富而知止貴而憂不任其責故曰立法必始貴者六曹以節義訪羣吏靜守者有殊薦特起不沈於下僚若所謂閭詔侍從大臣薦一人風節術學而屈於下位者在先擇其所受詔不必以品秩為率也郡國諸侯以孝廉廉多士使絶俗有時而進清風知其所激若所謂歲貢一人道德孝弟不屈仕進者朝廷姑寘之位而稍養以禄以觀其用借曰不賢方之吏而登仕賦而入官未為多也是使人人知自貴節義廉恥以待上

之求且養然後風俗爛然可觀耳

敦化四

國家之患莫甚於上下交征利人皆有好利之心不矯奪豪并之不厭猶水之不可無隄防木之不可無檃括也示之以廉恥則民知好惡先之以辭遜而民知止守之以儉約而民有節著之以法制則民不犯此四者隄防檃括之謂也古者天子曰天下者家也百姓者子也積之乎其彼者猶藏之在乎此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者莫不與共之故材木養而不愛魚鹽弛而不禁公卿大夫曰天之生材也未有得兼者吾既禄食矣豈可為負販小人之事耶豈可為農夫紅女之利耶故服絲之家無織帛之妾受粟之室無望歲之子弟庶民曰天子予君公卿大夫予上田疇予耕山澤予取彼不耕不取者非勢不予贍也彼分與上之道然也彼所以自奉養者固有節也上之愛予亦至矣予寧以賤而復自求贏乎故斧無求操澤無數罟當是時也君君臣臣工工

民民農農士士而爭者息由廉恥素著辭讓素行儉約素具法禁素明古之有為之者三代是也夫天子步公卿大夫鶩庶人走故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巳所欲而禁民不得為者非人情也故天子障山澤則諸侯封府庫諸侯封府庫則大夫連阡陌大夫連阡陌則庶人為盜攘夫有是數者廉恥辭讓先亡矣儉約法禁先亂矣為天下將刑而求其止其可得乎夫廉恥辭讓之化行止足儉約之風著在上者雖詔人為爭奪為兼并而

人畏道義而無為者故朝廷有辭禄之臣田野有遜畔之民今夫山澤土田毫毛之饒有司錮而征之其民雖曰抵冒窮困而不知有怨者是其久而不知所以錮之者本其利也然而公卿大夫相誨以侈相奪以利其在朝廷辭貧而不辭富其在郡邑不知自異于小人之為其所以生財取贏之道惟恐不逮奈何民之不兼并而能各安其分與哉奈何民之不奪爭而知自貴于廉遜哉天子之公卿大夫則可為在天子之民則不得為又

非公恕之道也今夫聖賢有為廉恥之義必自公卿大
臣始其要曰不為聚斂以教民不貪不連阡陌以教民
不奪朝廷之上辭貴而不辭賤以教民不爭受事不受
祿以教民盡力厚於退而薄於進以教天下知止一人
好讓一國興讓一人好仁一國興仁莫之能禦也曰前
此者公卿大臣之進未嘗無讓而民不化曰民從其所
行不從其所言是以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今夫
不得其進則爭既得其進而讓且謂爭之者信乎讓之

者信乎旣曰不信民不從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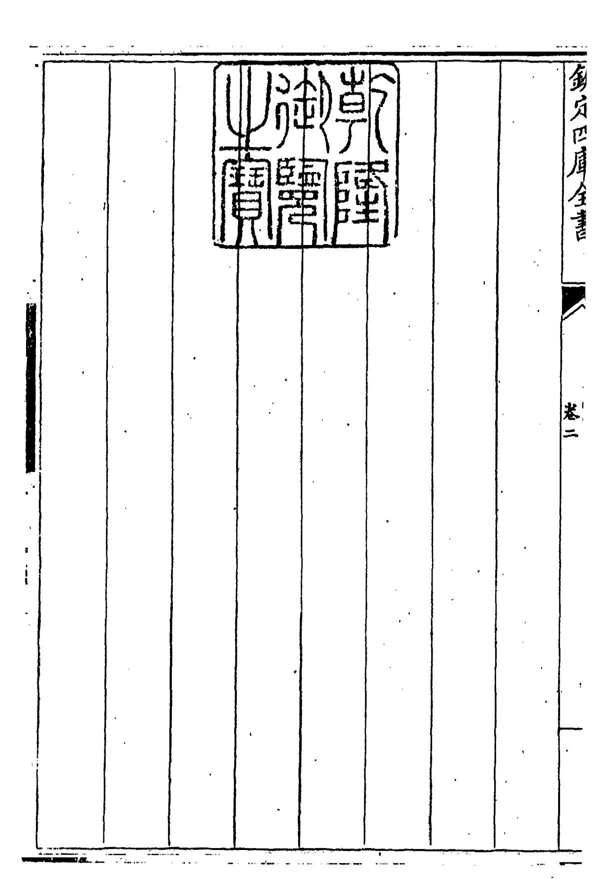
敦化五

先王教民為敦儉節用之道何耶王愛金玉而不器乎山澤出之矣王愛綺紈而不服乎女工作之矣王愛牛羊而不食乎芻豢畜之矣然則奚為而必節之耶茍為不節不奪不厭故王非齋不玉食公卿大夫非祭服不絺繡庶人無故不食珍其防曲其法明其美有素非若今詔民極其琱鏤文章非若今導民入于奇技淫巧也

令夫塗金刻玉始於六宫出于京師流于天下不曰詒乎僕債衣絲罽卒夫服璣組長裾高幘自天子至徒胥一其制不曰詒乎土木被文繡佛老宫閣侈于王居不曰導乎古者八口之家日食斗粟庖有餘畜歳衣束帛篋有餘布令也琱鏤不足於器綺紈不足于體肥甘不足於口聲樂不足於耳便嬖不足於左右前後奈何無爭奪嗜欲之心乎今夫庶民必取法于公卿大夫所謂公卿大夫則何如謂盤盂不足於用歟黄金為華白玉

為質謂羅綺不足于輕煖歟明珠為璫翡翠為珥謂牛羊不足於味歟陸海羞其珍屠丁易牙為之調謂五音不足于樂歟羣童而歌列肆以舞謂便嬖不足于使令歟南舉吳越之姝北置燕趙之色今夫諸夏必取法于京師所謂京師則何如百奇之淵衆偽之府異服奇器朝新于宮庭暮倣於市井不幾月而滿天下卒歸業雕幾（案卒歸二字當有脫誤）鬻組繡嬴利于市者皆市之所謂謟之導之於天下亦可謂至矣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

之謂也昔孔子欲為司寇沈猶氏且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疆而徙楊綰相唐御史徹其臺觀京兆之騶不留邠州行營為之損樂夫上有清净儉約之道以示之民奚為侈哉今夫聖賢有為斲其文反其朴必始于宮庭公卿大夫服不五色器不瓦木皆委而燔諸四達歌童教之田舞女便嬖教之蠶天下奚其不化哉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都官集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馬啟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謄録監生臣龍舜耕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都官集卷三

宋 陳舜俞 撰

策

崇德一

凡為天下國家而能長久安寧格乎數百年而未亡者由得賢養士之有素也天下未有無賢而能興國未有無士而能治舍舟檝而絶江河棄輿馬而致千里者鮮矣故顧治不如求賢求賢不如養士不養士而求賢猶

不植木而求陰不織錦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言文王能養士而官人也賈之為賈也始未嘗不致貨而後鬻農之為農也始未嘗不致粟而後食鬻而不貿則不得而為賈矣食而不耕則不得而為農矣豈唯農賈之不得為亦有凍餒繼焉故天下國家者未嘗不用賢也用而不養則材有時而匱亦不得而為治矣豈唯不得而為治亦有覆亡繼焉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無賢也然君知養士而求賢不得

其養則終以無賢猶不為良飼以養馬則終以無驥故御之良者善養驥君之仁者善養士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言養之如此其詳也伯樂之馬不可勝御周公之士不可勝使昔周公之養士也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人生而不見其鄙暴詐偽之習長而聞聖知仁義之道由九年至於三年三年至於九年鄉先生興之司徒禮之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成之大樂正甄其秀以升之司馬司馬第其賢

以告于王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是周之士其材不可勝用者非一日之養也周之後天下未嘗無學而教使之非周道也猶廐而無良水草且非伯樂之御人見其無驥也不求良御以治之美芻粟以飼之獨謂廐無益于馬惑之甚矣今天下賜田詔學徧於列郡弦歌鼓篋行三十年天下之士不為不素厲矣宜其達於為政材不勝用然而郡縣之官猶嗟稱職之鮮臺省之選常勤於舉人而患不足以應

令將求之不得其方歟養之未盡其道歟臣嘗思之天下之學頗戾於古今朝廷抱關擊柝百金之利佛老之宮塔為之置吏又從而殿最之不亦重乎先王之宮教育之地則不重猶廐而無御非養也適使蹄齧蠹傷之斷識其無良馬也天下之士習溺聲律之末非有知聖忠義之道一旦取而加之人上猶銜轡之不習驂乘之不用斷識其不能致千里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詔葺學館選命侍臣薦天下之有道德術學之士而立為師

苟難其人在朝廷厚其禄而薄其進禄厚則賢可養進薄則澆冒者不至又為之制士非率教於學不得為士是使人人矜尚節義習為賢能未見土地之美芻秣之良服習之久而無良馬也

崇德二

人生不可以無養養而不可以無教生而無養者畜也養而不教者豢也天之生萬物也春夏以養之秋冬以殺之霜雪風露無非教也人之為異於萬物也提孩母

教之童子父教之語而教之說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趨視而教之端聽而教之審能而教之技工教之為斤斧焉商教之為貨焉農教之為稼穡焉士教之為詩書焉此數者非偽也性之所以必然也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必教子弟以治天下國家猶工之必工商之必商農之必農士之必士亦各稱其分也周公封國七十一周家之子弟五十三人焉皆為天子顯諸侯由能教也秦之亡也以胡亥胡亥之亡也以趙高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可不戒哉後世天子之子弟生而不知庠序師友之嚴習而不見智聖仁義之道提孩則命之爵長而賦之國氣驕而易顛志滿而易覆此愛之所以禍之也夫愛而不教失之矣抑有愚之而不教者焉愛之而不教謂之不智愚之而不教謂之不仁不智猶可知也不仁者不思之甚也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言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也今國家諸王之子弟不賦之田土不錫之山川富之以禄不及以政恩義洽矣然使長於宫

庭之深溺於妾婦之安上而不知禮義之訓下而不知稼穡之難雖有峩冠大帶之華鞍金蓋碧之異方於錮之無以異也然朝廷固已設官典教訓奈何授之而不擇其賢責之而不以誨諭居其官者不過訂市人之貿易忝樂工之操縵非知教也古者王世子王之諸子必入學與國人齒故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入學之謂也詩不云乎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故為天下者必强其形勢强之不以仁義亦末矣今夫聖賢有為必

詔諸王之子弟聽入太學與國人齒使習知師友之嚴日聞智聖仁義之學歲遣大臣考問課試叅第能否而旌其尤異厚之禄秩自然人人向風知自貴於學本根百世豈勝道哉

崇德三

甚矣今之士靡而無實也凡上之所以招之者非其道下之就利而動者日至其至均一術也蒙上之待且有歆然大過於人上者故天下之士陷於其利而幸於或

然靡靡焉莫之能禦也為之制者不閑其利之招而厭

其人之歸是命之市而恥其囂飲之酒而惡其醉也今

夫必以聲律之藝以待天下之士議者曰舉古之里選

責令之郡縣賢不肖不可究而奔競出猶以市人而問

其田徒紛稂莠而害稼故不若責士之難能而有司之

易白者為愈也臣對曰非然未之思耳夫所謂聲律者

賢者難之童子易之明有司白之不然亦不白也且謂

待而得者將盡賢乎將賢不肖雜處乎使令人人覲本

行於鄉黨責歲舉於郡縣借不免乎賢不肖雜進亦使士之不肖而覬是舉者偽為君子矣設若今不廉其隅不角其圭棄屠刀而操冊書解犢鼻而襲褒衣有司可得而制乎爵禄重器也生齒重蓄也今夫信一日之空文而不求其素率然委而加之非所謂重也議者又曰數取而慎擇之其庶乎曰不然順風揚砂風急力窮而嘉穀益駛不如沐之清瀾則瓦礫可得而擇也且如明經之舉環數千里或無一人應令者非無經術之士也

是徒有待之之意而路不廣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養士於學觀行於鄉黨縣大夫考其人之賢升之郡太守禮其賢升之禮部而告於天子禮部策以當世之務先聖之術而觀其能以告於天子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任定然後爵位定然後祿郡國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陳湯有罪而繆侯奪爵徐淑失辭而陳蕃免官此二漢之所以比盛三代也議者又曰士之習久矣自大業以來未能改也士失其業而無攸歸反身率德則未

至不有詘上亡賴之患乎曰不然天下之事未有一舉而無遺策隋舉進士而不廢志行修謹清廉幹濟之科唐舉進士而有明經秀才之選使今歲詔郡國貢賢一人朝廷異其科以待之間歲勿停舊選而加損太半之進且制宏詞拔萃之目使以布衣充選以甄其材而後禄如此士之挾聲律記誦而進者益難上之待賢能之禮加異行之數歲自然靡道息而儒術興入官皆修潔之材出類有魁壘之器賢材不可勝用天下奚其不治

乎

崇德四

古之君子為德刑之論多矣孰不先教而後殺勸始而沮終乎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人君殺一有罪終日不舉樂塗有刑人下車而泣亦曰萬方有罪在於一人嗚呼刑人其重哉夫然故制廬井以居之設庠序以教之為文章以明之謹好惡以示之然且不為刑辟議事

以制懼民之有争心也令天下民之生自提孩訖于老且死或不聞仁義教勗之語長民者相與為奪争夸靡刻薄之道以誨之居又勞其肌膚利其衣食天財地産水游陸馳一皆有禁民一舉足則蹈罪地一出言則發禍機千室之邑萬口之民求為完膚計無十數雖有明哲之長暫為德義教戒之令服緼袍者不辭負擔屐敝屣者不避塗潦頑鈍之俗其能聽乎因是政仍是禁襲是刑治是俗而望天下不忒圄圄空虛猶登山而走下

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陛下視民如傷不殺不辜奈何天下之禁甚密衣食之源閉之已悉長民之官不思有以解弛之義以斷割有罪為能以高下其手為材宜吾民無所措其手足相與窮盜而已鷹犬之搏是有伏兎法禁之繁是有姦宄非性也驅逐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大解繁密之網一開衣食之塗慎擇慈惠之師明哲之長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恭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庶幾其可也至於三歲一赦比年一宥非措

刑導俗之要猶救𦙶而引其足而已

崇德五

古者文王養民可謂至矣文王之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老而無婦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之仁至矣

故書曰文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當是時也太公伯夷興于海濵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由是觀之恤窮養老可以優于天下矣文王之後漢嘗養之匹賜之帛斛賜之酒不如文王之法也且謂養老可以優于天下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老人之老者人亦老其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幼人之幼者人亦幼其幼是仁術也周興封國七十一周之子孫獨居五十三人焉茍不狂惑者皆為天下顯諸侯恤窮養老之

效也嗚呼法之戾于古者多矣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夫七十復其身未可謂養也播棄于道路不衣不褐長民者未嘗有不足之色由貴老之教不行也法有甚者老而無子不得子人之子少而無父不得父人之父若曰豈無百金之產幸其死且不嗣縣官可得而籍也其為不仁亦甚矣人生而莫不願有家死而莫不願有所祀今夫三尺之孤棄而呱呱于道路必貧而父母不能保者也不然惡且聦而不願

育者也詩云相彼投兎尚或先之雖然人誰育哉唯未甞有子憂死而無所嗣者養之令其既已相生養矣既已相父子矣及其死也長民者利其有百金之産卒奪而没之生者逐之塗而無所養死者絶為餒鬼而無所祀是亦法然也吁不仁又甚矣豈唯恤孤養老之賜殆哉抑存亡繼絶之仁息矣今夫十室之邑或有若人者焉千室之邑無慮一二環視天下疑不可計聖賢在上如文王之所以養之猶反掌耳如漢之所以賙之亦猶

反掌耳姑使相生養而勿絶之固亦反掌耳老人之老人亦老其老幼人之幼人亦幼其幼豈惟人將報之亦有天地之靈而已也

經制一

天不言三辰效其明四時致其化極者不移經者不亂緯者不息然後生育可得而久也故天子者不可不知天三公獻其德六卿奏其功百執事致其力議者不命言者不治行不敢愛其力然後教化可得而久也周公

其知之矣六典存焉後之君子有觀周道必觀六典天之道也是故三公坐而論道所謂議而不命者也六卿歲終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所謂言而不治者也百官有治屬有教屬有禮屬有政屬有刑屬有事屬所謂行而不敢愛其力者也周公之道蓋久矣必不得已則有隋唐之制焉武德貞觀之際於斯為盛後之君子有觀武德貞觀之治必觀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是周公之布六典之幾也嗚呼不以六典治天下終苟道也不以

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治天下終危邦也今夫天子與二三大臣日聽天下之治百司之事莫不親之是三公無府尚書無省六卿無職二十四司無責九寺五監十六衛錯然亡其分也久矣兵之籍入于樞密天下之會計至于米鹽絲髮竹毫木末一勞于三司古者樞密無官三司無使特貽僖之末制耳朝廷不御樞密所以幸官人也天下用兵租庸所以急兵調也古者有治古有亂古為天下而稽古者不師其治而師其亂亦惑矣今

之樞密特古之兵曹今之三司特古之羣有司也語曰夫有從其大體有從其小體從其大體所以為大人從其小體所以為小人今夫公不公卿不卿而為羣有司之事大小之體紊矣是使號令曰數財賦曰匱天下之事日苟簡生民之病日篤非不幸也術數之使然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始六曹取天下之吏而歸之吏部取天下之民而歸之户部取天下之禮而歸之禮部取天下之兵而歸之兵部取天下之刑而歸之刑部取天下之

工而歸之工部統之以令揆之以二僕轄之以二丞十有二司位于左十有二司位于右則天下之事若綱之有條若珠之有貫尚書總之侍郎佐之郎中員外行之下至于有司小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内則中書攬機務門下司傳納官有餘則置副不足則兼領三公歲終以六曹之成質于天子而殿最之能而稱職者褒之否則免之故曰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治王心無為君立于無過之地也矣

經制二

或問寺曰古寺寺也今名也或問監曰古監監也今名也古之寺者九今之亡者六古之監者五今之亡者四然古之所以貴者實也百王之所以務者要也不實不要固未足紛紛是古而非今也周天下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而治道辦矣後世尚書者六人是也又置寺監若既戶部而有太府則司徒之職判矣若既禮部而有太常則宗伯之職分矣若既刑部而有大理則司寇

之職離矣若既工部而有將作則司空之職别矣杜佑亦曰昔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有尚書而大理有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有尚書將作有監是二垂也契為司徒敷五教今有司徒而有户部是二契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有尚書禮儀有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有虞部有水部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正掌車馬今太僕駕部尚輦閑廐是二伯冏也嗚呼佑亦可謂之知政矣今之亂固甚矣

寺監之職散為有司猶四體之不得使于身五指之不得制于手足也徒有主者之殿最朝廷之誅賞不過煦嫗姑息稔小人之幸攘竊巧詆為有司之常出内不能程其巧拙簿領莫能計其盈虚日刓月蠹不可勝紀豈足遽與古較其是非耶且若今有曰樂曰醫曰卜奚若統之太常為愈耶有曰廚膳曰酒醢奚若付之光禄為愈耶有曰内械曰外器奚若付之衛尉為愈耶有曰騏驥曰牛羊駞象奚若付之太僕為愈耶有曰審刑奚若

付之大理為僉耶有曰林曰苑奚若付之司農為僉耶有曰織曰染曰裁造奚若付之少府為僉耶有曰東西作坊曰内外物料曰竹木曰退材者不可勝紀奚若付之將作為僉耶有司之事可以省則省可以寺則寺可以監則監區以别矣統之以卿貳之以丞稽之以主簿十狐之裘必挈其領萬目之網必提其綱奚為不治巳乎猶反掌耳

經制三

或問十二衛曰今亡也久矣兵之無統也若曰殿前若曰馬軍若曰步軍若曰軍頭寒則索衣饑則命餉之人千餘等等各為卒卒各為長長各為領領之者非知有忠義征伐之將也特歲月久老涉級之人耳長之者非知有節制教令之士也特强獷有力過人之人耳名存于四司而領其官者不得知其籍是以卒不知教將不知義驕惰暴慢涵煦衣食轉而為游手習而為末作者皆是夫何暇識坐作進退之為哉安得問敢死致命之

義哉幸朝廷無事老且死而不用不幸羽書報于一方天子推轂遣將于内則是夫也不免烏合于旗鼓之前後聲音未嘗相識也恩威未嘗相及也無以異于驅虎兕而搏虎兕誰能用命且恐未免于搏人又非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不可念哉古之天下兵莫為大故制天下者必先制兵古者大司馬率其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三年治兵出則振旅入則奏凱其坐作進退常相習也其旌旂金鼓常相視也其擊刺射

御常相親也其勇敢死義常相許也嗚呼廬井廢而斯道亡矣猶有魏周隋唐之制焉有曰十二大將軍者矣有曰十二衛者矣有曰十二軍者矣軍有將將有副皆為一時威名之選不曰重務乎其後有十六衛曰衛曰驍曰武曰威曰領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皆有左右大將軍衛一人將軍三人羽林龍武神武皆有左右凡六軍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之際于斯為盛由知教也今夫聖賢有為必稽焉去千等之多

名而涖之十六衛大將軍制其命將軍副之日教之月試之時簡之歲閱之其居也如枝之附幹其動也如影之答形一日天子討有罪不赦制戰于廟堂猶調笙簧之五音命宮則宮應命角則角奏可以師不踰國將不命轡而見遠方重譯而為臣矣

經制四

或問侍衛曰文武之道也今亡矣王道莫盛于文武文武之際雖侍御僕從之臣必求乎吉士命其人則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授之職則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以文武之聖而有周名之輔佐宜無待于侍御僕從之臣也然且慎重如是者誠以朝夕起居常與俱出入言動相與接其事不可不重也是以文武之君無結𥡴之人其所以侍其君者無非道也穆王起而周道衰猶能慎簡乃僚以官侍衛故其怵惕之心見於書孔子有取焉言人君總天下之勢居九重之中其侍衛近習之人當先正也故賈誼曰習與正

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是可謂知治體矣今夫侍衛之名或存焉侍郎給事諫議起居司諫正言之職常不減五六十人然朝夕未嘗承侍也起居未嘗與俱也出入言動未嘗相接其所以為之侍衛者不過宮尹掃除之隷厮養之材非有道德仁義之藴事君事父之大義一旦取而列于九重之中青蒲之上甚可懼也匹夫匹士之取友猶求賢能知道德者而親之必求頗僻不智不仁之人而遠之今夫萬乘之重朝

夕侍衛燕閒起居相與出入言動之所承接以士人君子則弗信厮養小人則信之亦惑矣以漢唐之治不至於文武而侍衛之選未嘗替漢法大臣歲貢賢能以給宿衛居其選者皆天下魁壘之材特起之士東方朔揚雄是也唐制千牛進馬之官常擇三品子孫爲之令夫聖賢有爲必先正其近近莫近于侍衛姑以方正博達文雅宥密之臣分侍宮禁然後命大臣舉賢參列貂蟬依日月之光朝廷優其選以待之已而忠臣孝子得盡

其心自然掃除之役厮養之賤各安其名分優柔便辟之説無自入聖人之徳日興國家之體日重跨漢唐而比文武奚為艱哉

經制五

或問郡縣曰政教易而民窮矣唐虞不為聖則考績不待九年可也三代不為治則官有世族者過也兩漢不為太平則循吏不必至于七八年或十餘年而後稱治也今夫郡縣之臣率二歲而易甚者數月或僅煖席而

去雖愚婦猶知其不可也將遂棄斯民而不愛則已矣如愛之奈何無定政而使之治無定教而使之化無定民而使之安去者未嘗賢來者未必智其為害不可勝言也今斯民有舉手蹙頞而言曰山澤不我予租稅不我復力役不我弛奪我衣食不恤我窮困不直我寃枉夫何使我至是極哉嗚呼是恩澤不下流而民心不結矣甚可懼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結民心求結民心必先賢守宰而久其官政之大本也欲得其人而久之前

所謂六曹九寺五監其本也六曹九寺五監正其人賢不肖昭然若日星之在天丹青之在素不可罔也不賢者廻翔于寺于監上有長官皆有道大臣以命令之以總轄之以紀綱之雖其不才不患近民是亦有以處也其人賢長官尚書薦之小則出宰百里大則出守千里天下有使以領之朝廷且遣使以詢察之不賢者即免之賢者久之增秩以褒之賜金刻璽以旌之或五年或十年而後入為公卿此所以固勢長世之治也

都官集卷四

宋 陳舜俞 撰

書

上言災異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去歲江淮之間水潦涌溢賴陛下遣使收撫發粟貸濟尚圖今歲幸致豐穰而自冬徂春愆失雨雪麥禾槁死穀土未耕萬室憂嗟以謂無復歲望且聞内自京師外至朔方陜

右江浙湖廣幅員數千里旱暵之患十有八九陛下精衷格天焦慮憂民羣臣侍從奉詔齋祈四望山川莫不伸禱然而嘉應未云獲者何也臣聞古之明王哲后消復變異之時言必過乎憂畏使天下莫不聳聽而感悅行必過乎恭儉使天下莫不改觀而嗟咨如此則民動于下天應于上未有災眚不弭休祥不臻者矣臣不敢遠引古事嘗恭聞太宗皇帝端拱淳化之際先已降詔仲秋饗太廟俄有彗出東井自七月至于十二月不雨

太宗皇帝首下罪己之詔暫停親饗之禮復自盡貶尊號命四方上書只稱皇帝當時中外震駭封章五請始尊法天崇道之號未幾果獲嘉雪而致豐年如前所謂過乎憂畏恭儉之責可以感動天人者也著于國史炳炳焉真聖人側身修行消禍興福之意雖成湯六事周室雲漢之詩無以加矣伏惟陛下聞善若驚稽古甚銳況先帝之美奚憚修講伏願陛下深懼災孽斷自宸衷降詔責躬盡損徽號如端拱之故事兩府大臣既見陛

下先身貶損必以兩漢水旱三公策免為請陛下慰諭嘉納量奪其官而復其位使修文武之闕政然後布告天下守臣長吏所在有旱者必有知道博學之臣閑引咎愧無漢臣鄭巨君隨車致雨之政亦不敢不體上之意勤身政事疏理寃訟罷厨饋之飾廢不急之務以召和氣以致膏澤況今卜郊之年亦可如端拱親饗暫議停罷申告天下以待時雨應洽秋田收成則行躬謝天地宗廟之禮如不幸終旱自可不待躬謝肆眚天下

問民疾苦慶賜六軍以厭羣望則陛下享懼災罪已之
鴻名國家順時適變之大義不其美歟然臣又聞京房
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懐聖人之大政皆以
議天下之大政皆欲德之謂也人君徒張用之意而不
果其災為旱況陛下仁孝神聖丕冒上下所宜陰陽和
風雨時然而未能者臣竊計之朝廷有大廢置當行而
未行天下有大根本當立而未立陛下張聖意于深宫
而斷之不果大臣持禄取容避而不言此上天所以垂

戒而致荒旱之變也亦惟陛下留神而思之

上英宗皇帝書

具官臣陳某謹惶恐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嘗聞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捷捷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

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恭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夫寶位至貴也天下至大也四海至富也臣妾至衆也是何古之聖賢不以爲樂而以爲憂君臣相戒憲患求福之意如此其早耶然天子者上爲天之所子下爲天下之父母父愛其子有不扶持而安全之者乎子孝其親有不奉養而嚴尊之者乎要在側身于寅畏之際履道於淵氷之外上所以承乎天之心者著見而明白下

所以得乎人之心者漸漬而洋溢則可以銷禍於未萌享福於無窮耳臣不逺言方册之陳迹竊嘗伏觀先皇帝始於冲妙享有神器涵育天下四十餘年自三代以還千有餘年之君曼乎無有安樂長久偕於此者何耶由先皇帝聖性至孝帝心至仁天德至容服御至儉禮容至恭而天人之助昭格旁達之驗也臣請得别白而言之昔者先皇帝悼痛章懿皇太后不及享四海之養言念每至涕泗隨之其後奉册升祔入廟奠享未嘗不

感哀動容然所事章獻明肅皇太后甚謹兩宮制政不失子道陛下謂先皇帝孝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深惡慘酷之吏吏部考課雖有罪笞撻猶恐為痕累故自臨御四十餘年未嘗輕殺一夫獄疑奏書因悉緩死陛下謂先皇帝仁德如此天人有不祚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時有誣大臣將廢立者然則宜如何哉大則宜族死其次誅其人也先皇帝雖信於始猶不加以法次疑於中未嘗少貸任使卒辨

於終親信而大用之然則誣罔者又宜如何哉先皇帝猶弗窮治而保全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謂此也陛下謂先皇帝容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不好遊畋池臺苑籞無所增葺皇祐中違豫窐相近臣因入見宫寢帷幄施青碧黄褥素裹木龍無文當時嘆頌之聲犀口一舌且知愧奢而變約矣陛下謂先皇帝儉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薦享郊廟齋宿拜立雖禮文極煩不以

為勞而恭益加入浮屠老子之宇皆盡容禮宴遇臣下無有大小天顏玉色威嚴若神四十餘年不聞有所狎侮陛下謂先皇帝恭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不有不長久乎匹夫庶士誠於一德人與令名神與祥報況夫履高明而撫廣大一躬而衆德安行以久之不懈以終之如此其至者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雷聲淵默龍潛宮闈克享眷命日麗宸極赫然大明謂非天所啓耶則臣見乾坤清夷象緯照爛瑞物薦至風雷弗

迷矣謂非人所歸耶則臣見宮禁無譁冠紼鼓舞遏鄙弗聳梯航馳走矣陛下之道徳可謂美矣陛下之得天人之符可謂久矣然天無常親荅之以善則吉不善則凶人無常心應之以徳則治不徳則亂臣伏見陛下既善其始必善其成以位為憂不以為樂上則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體先帝之所以享國長久思其所奉慎其所行臣又聞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故父作子述記美文王無憂書循堯道史以虞舜為聖伏願陛下

體先帝之至孝以奉先帝之法度以執長樂之子道則純心達乎宗廟矣體先帝之至仁以赦過宥罪欽刑慎罰則恩澤洽乎萬物矣體先帝之至容以信遇勲賢包納臣庶則朝廷無閒言矣體先帝之至儉以損節服御矩法萬事則可以化天下淳樸矣體先帝之至恭以祗事鬼神宴見臣下則福祥日來忠力樂盡矣況今生財匱而國用不足兵力屈而戎夷内侮陛下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天下之計無大於此伏惟陛下奉安陵廟之後

聽覽萬幾之餘延問左右大臣文武舊德以何術流行財賦而國有九年之蘊以何策教養兵力而天威暢於四夷斷用施行之宜不為茍簡之習如此則中國日尊奠枕而治為善繼於四聖不慙德於百王太平之祚無疆微眇之禍不作矣臣再惟陛下含光蓄德天下傾心臨朝踐阼不聞失德至於法先帝所以保天下之美講古人所以憂天下之心必皆陛下之所能左右勲賢之所可道而微臣身在疎賤言發狂妄葢欲以廣陛下納

諫之聖為陛下啓天下之言若陛下赦而不誅收采一
二臣將見草茅有致國之論布韋陳經世之策不絕於
上前陛下不出户牖以收天人之助以成帝王之功豈
不美歟如以臣言狂惑賜之斧鉞臣亦既報國死無所
恨惟陛下念之臣謹頓首頓首

上英宗皇帝書二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欲治之主千
載然後一遇愚者之言千慮亦有一得以千載一遇之

時忠臣義士莫不願竭力而盡心以千慮一得之言聖王哲后所以不厭留神而垂聽臣誠愚闇今遇其時恭惟陛下聖智發乎天縱恭儉本乎生資潛德宮闈儲精墳典不邇聲色不好游畋孝德日躋仁厚淵默此百王之所不能備者而陛下兼之故自陛下受遺寶命繼體宸極臣民鼓舞不閒閭閻言天地清明無有災癘此固前世之所不易得者而陛下享之今陛下履天下之正位安天下之廣居上則有祖宗之威靈中則有忠賢之腹

心下則有億兆之臣妾洗耳以聽陛下之命拭目以觀
陛下之致太平昔仲舒有言曰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真陛下之謂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欲為二帝則可以侔
德於勛華求為三代則無慙德於啟誦豈區區漢唐之
君文景開元之盛足為儗倫哉顧陛下加之意如何耳
而臣聞天下之政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人主之務也
小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何謂大體審國勢之强弱

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是所謂大者也何謂小體進賢退不肖治軍旅通貨財覈刑名謹簿領是所謂小者也人主得大體以齊庶政使王道爆然可觀天下無有遠邇洪纖皆服從而治定則又有三德一曰容以蓄德二曰寂以葳用三曰神以行權臣誠不佞請得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何謂審國勢之强弱夫天下之勢無常也前世之法規摹宏遠可以子孫長久矣後世守而勿失則日以强或可以持循而失之

或不可持循而不新之則浸以弱强弱者興亡之所繫人主者不可不審也天下雖無事未可謂强也度吾天下萬一不幸有大變故有大甲兵有數千里水旱蝗螟之憂吾力足以支吾民不迫而至於死亡則可謂强也四夷雖無兵革之患未可謂强也度吾命令足以服其心威武足以加其不臣則可謂强也四方雖無强跋之臣未可謂强也度為吾守則為金城湯池為吾戰則為堅革利兵則可為强也不然者皆弱也今天下之勢正

居兩端前世之法亦有得失陛下守其所可守草其所
可草則强日至守其所可草草其所可守則其弱日
成臣故曰審國勢之强弱以此何謂操主柄之與奪夫
人主之柄曰刑賞善用其柄者操諸己非有司諸臣之
所敢窺也以爵禄慶賞加有功人主必從而稱譽之以
刑戮黜責寘有罪人主或從而愧恥之故雖以薄賞賞
大功而士加勸以重罰罰輕罪下服從而不敢怨是何
也人知與奪生殺者人主之所以加我而非諸臣之力

也不善用其柄者不然爵賞刑殺不復操諸己一切爲有司之法故人知與奪生殺出於有司不出於人主視人主之勢反輕於有司是以爵祿日費而君子不加多刑戮日煩而小人無所畏也今有司治賞罰於外而天子主諾於上爲日久矣有司賢歟則以法令資格爲常不敢爲大沮勸以求免天下之謗而止耳然有賞罰而無沮勸不可言治有司不賢歟則擅威福而厚其私威福擅於外則主勢奪而亂益至甚可畏也臣故曰操主柄

之與奪以此何謂辨左右之忠邪夫人主之左右峩冠委佩搢紳簪筆非一二人而足其人未必皆賢也謟言佞色有似乎愛君丹誠赤心或類乎犯上有以訐直而為佞有以退避而飾貪有謀國而盖利其身有進人而實陷以禍故漢武帝以汲黯之直為妄發而不知平津侯之詐唐德宗以蕭復為輕己而不明盧杞之姦邪夫忠賢得君則善人進善人進則治以興姦邪見信則正士消正士消則亂以亡人主者不可不早辨也臣故曰

辨左右之忠邪以此何謂察謗譽之是非夫君子小人皆有黨也君子見惡如讎小人醜正亦若疾癘故孔子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故士有蹈廉履正而被求全之毀矯情飾貌而獲一時之譽故齊王能察左右之詐而終賢即墨烹阿大夫一惑嬖人之譖而不禮孟軻有國家者不可不戒也方今毀譽不真利害淆亂小人稔為無根之謗以誣善良以亂國政君子亦畏多言之難辨

務習苟簡以為身謀薄俗浸長公道由廢此當今之大患也臣故曰察謗譽之是非以此至於進賢退不肖則有宰相治軍旅則有將帥通貨財則有三司覈刑名則有審刑大理謹簿領則有羣有司臣故曰小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陛下躬攬其大則小者徧舉一提其綱則萬目必張古之哲王賢君皆任賢能中心無為晏安昇平無有禍亂奸於其間者本於斯術也然臣前所謂又有三德一曰容以蓄德者何也夫徧覆包含之謂容周

書曰有容德乃大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皆謂容也夫用明至於秋毫則視有時而窮求疵至於吹毛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古者天子前旒蔽明黈纊充耳以養其德刑足以去天下之姦而有所赦綱足以籠天下之蔽而有所寛謀足以奪人而守之以愚强足以服人而濟之以怯此帝王之為盛德也與夫漢魏之君捽責大臣詬辱細累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同科而語哉臣故曰容以蓄德

以此臣前所謂容以藏用者何也夫沉靜淵黙之謂容易曰不出戸庭无咎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是以先王無大誅賞喜怒之氣不作於顏色無大進退好惡之志不見於語言何則言之為可行也苟欲行之何俟乎言且好惡者固人主之至慎事也上好之則下有寵榮之望非所望而望者亂之所由生上惡之則下有死亡之畏非所畏而畏者禍之

所自起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好惡之深戒也臣故曰密以藏用以此臣前所謂神以行權者何也夫神者帝王之獨見天下莫之敢知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陛下以至容為聖人之量則天下親之不忍欺以至密韜聖人之用則天下測之不可見非大利害我未嘗斷義然後斷則其斷神矣非大謀猷我未嘗言時然後言則其言神矣天下之進退雖付之宰相陛下特攬其大而親決於内

天下之誅賞雖責之有司陛下忽舉其要害而治於中如此則大臣循法而不敢專小臣盡力而無有懈天下畏而不我疎愛而不我侮其智不勞而易明其務至簡而易功臣故曰神以行權以此恭惟陛下享祖宗甚重之基繼先帝至仁之後無安寶位惟危無易善世惟艱慎終宮闈之舊德以固人之心無忘前日之素藴以致萬事之治攬前所謂大體者而畧細務用所謂三德者以全盛美則可以憑几以養神奠枕以致平歌頌美無

前之功社稷永不拔之基惟陛下擇焉臣雖卑賤淺陋幸嘗以直言奉先帝大問愛君納說死且不悔況逢聖明必赦其罪此臣所以夙夜拳拳為陛下披極肝膈無有諱避於此不宣臣某昧死再拜

上英宗皇帝書三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雖愚闇先皇嘗以賢良方正科擢臣為第一幸逢陛下大明繼照萬事更始畢有聖德天下屬望臣懷忠憤少知治體忍不為

陛下於此時言之乎十一月二十八日謹詣閤門上書其畧曰審國勢之强弱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其次曰容以蓄德密以藏用神以行權冀陛下察焉臣退思學識至淺辭繁而理不白其左右之人蔽匿而不即誅乎然臣不知諱忌終願竭盡愚慮上以廣陛下納諫之聖次以補朝廷威御萬分之一臣出入朝行中日聞臣士大夫稱誦陛下臨朝恭黙尊嚴若神朝廷議論刑賞與奪陛下未嘗親所可否惟二

三大臣是任此誠盛德雖古之賢王諒陰不言何以加此而臣竊惑者古之天子諒陰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當是時也朝廷之喪未聞以日易月也君臣之服不以冠冕代衰絰也四海之人遏密而不樂也於是天子斬焉在衰絰之中不自任天下責彼其所謂冢宰者固非具臣備位天下之人知其可以代天子為政而其自任以責亦斷然不疑故人無間言國無廢事三代之後秦漢以來不復如此久矣繼體守成之君要在躬

親政事收攬威柄以厭服天下惟恐人心之不早得也如機之張審括而發勢不得久甚可懼今陛下即位以來奉承先帝遺制以日易月變服從吉山陵既備升祔成禮四海之人拭目而望洗耳而聽以謂陛下將大有為親用威柄興舉庶政以強王道今乃退託淵默委政大臣小不聞興滯補敝之論大無進賢退不肖之議天下萬事無有大小皆宰相羣有司是非廢置於下而陛下不過主諾而已以謂天子諒陰之義適當然無乃泥

古而不切於今習小而遺大豈所以厭塞天下想聞之意乎古者周官八柄之法曰爵祿廢置與奪生殺冢宰所以告諸王而馭羣臣豈大臣之所得為而天子特主諾之事耶夫天子者非以位號富貴可為尊嚴為其得操是數柄大臣有所不與知天下莫之敢窺故也不操此柄徒恃位號不足長久此臣夙夜為陛下凜然寒心也伏惟陛下恭默思道行欲逾年改元布政必稽典禮伏願陛下早攬權綱親制威柄謹用馭臣之術發明求

治之心於其進人材也問其進之所以然陛下亦曰可進則進之不可則勿進不必資格為拘也於其罰有罪也問其罪之所由致陛下亦曰可罰則罰之不可則勿罰不必文法為用也是亦可謂馭臣之術矣至於宴見大臣願陛下親降聖問且以今天下為治時耶為未治時耶大臣以為治耶則問其欲致陛下侔德於何王以為未治時耶則問其天下萬事孰先為本務如此則陛下願治之心丕冒於萬物馭臣之聲震慴於區宇威權

歸於掌握法制不出於臣下天下蒼生矯首翹足將見太平之政矣臣位踈言親忠義所激誅死無恨惟陛下擇焉不宣臣謹昧死再拜

上神宗皇帝言天變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天之於人君猶父之與子今夫家有嚴君臧色厲訓毅然不可犯夫豈致惡於其子歟庸非念家道付與之重欲以大義曰成就其賢耳善為子者戰戰慄慄畏親之威求為克家

之道則不失為賢子也故夫上天之出災異變怪以告人君者正如嚴父之盛色厲訓以誨其子非將有以致禍敗於當世將以天下負荷之難欲以感動夙夜不皇康寧以成就其安樂長久善為天子者要在兢兢業業畏天之怒求為保安天下之道則不失為賢君恭惟陛下聖哲英濬天縱神贊緝熙光明經文緯武伏自纘臨寶御親擇俊髦講新治道天下之人拭目洗耳望皇極之丕光聽太平之休聲日夜于茲顧何有政之繆盭德

之愆失可以致譴於天邇者地震京師河北郡縣甚者覆城櫓壞廬舍殺人不可勝數流離滿道愁嗟籲天陛下上當威變凜如朽馭故復詔遣執法侍從以便宜出行收撫凋瘵恩澤甚厚然臣聞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周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唐太宗將有封禪之事星孛太微納褚遂良之諫車駕至洛而罷此貞觀之太平所以比隆於三代也臣比者伏讀七月御札將以仲冬迎至之日躬享南郊夫郊吉禮也陛下稽古總攬留神威柄勉

節孺慕躬親萬機然猶在先帝諒陰之中蓋禮官博士引漢唐駁雜之議茍為傅會非二帝三王之禮也夫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記于堯典喪事未畢魯禘莊公譏於春秋此聖人之法所可用者陛下何近慕于漢唐哉且陛下以是月甲戌誕降丕號欲有事于就陽越十日甲申而太陰為變似天意有所未合惟陛下昭然遠寤引咎自厚降恐懼之詔停親享之禮申命有司如歲四郊褒加節文以大臣攝行終事陛下又或抱損徽稱止四

方駿奔之豆籩賜諸侯貢賀之玉帛以給朔方支調營繕然則天監陛下奉承威靈不為進見之安民知陛下哀憐困苦未尸盛德之事後世仰陛下甄正失禮遠遵經典一舉而三美合又豈止道延休嘉消去灾眚而已乎且臣又聞陰之為物也為甲兵為陰謀為彊臣為夷狄為宦官宮妾或者天以其類大為動揺以告陛下亦惟陛下深思遠慮憂患而豫防之鑾輿雷動宮禁夜寂廟垣郊畤列戟施焉非有九重之嚴金湯之固茍陛下

觀變自重以愛社稷亦不得自比於和平之時也臣誠私憂過計輒凜凜於此不知忌諱觸冒萬死惟陛下察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